

20世纪末
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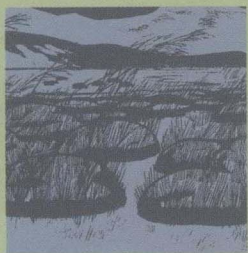
20SHIJI MO
WENXUE
ZUOPIN
JINGXUAN

美穴地 · 贾平凹

蜘蛛 · 王蒙

无边无际的早晨 · 李佩甫

.....



大街温柔

下

同的名家名作，艺术价值较高而可读性又较强的佳作，
角的文坛新人之力作，少量评论界发生争议的作品，
致是入选本套图书的标尺。

白烨 雷达◎编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世纪末
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2

美穴地 · 贾平凹

蜘蛛 · 王蒙

无边无际的早晨 · 李佩甫

.....



大街温柔

白烨 雷达◎编选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得知神戏班即将出访意大利的消息之后，屎蛋子曾几次从蚂蚱镇跑回双碌碡来巴结他的爹，做出一副极诚恳的样子来表示他决心跟着何班长唱一辈子神戏，走遍天涯海角不变心。知子莫如父，何班长心里明白屎蛋子不过是急于想出国开一趟洋荤而已。

屎蛋子叫何班长伤透了心。

何喇叭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那个大雪飞扬的冬天，何家班的人马除屎蛋子以外，又都汇合在了一起。光阴荏苒，一个个风吹雨打折腾来去好几番，都落了一身的伤病、满肚子的酸楚，拿“残兵溃将”来形容也不为过。但何班长心中燭火不熄，决定东山再起——只要数百里黄土大山还没叫黄河冲走，何家班的神戏就要年年岁岁地唱下去。

梁迷糊子和何喇叭最知何班长的心病害在哪里，三番五次劝说何班长把屎蛋子唤回来，好生训导训导，叫屎蛋子回心转意好好唱神戏，再不要胡倒腾。屎蛋子的过错归过错，但大人不记小人的过，屎蛋子毕竟是何班长的骨血，何家班的神戏要传下去，还得要指望他。这话何班长不好说，梁迷糊子他们就从中搭桥架梯子，轮流奔忙，找的找，说的说，磨破了嘴皮。

“哼，他要杀我哩！”屎蛋子说。

左说右劝、屎蛋子好赖还是硬着头皮回去了一趟。但父子俩也没能说得合拢。问题的关键处在于：何班长一说及神戏，屎蛋子就哈欠连天，不屑地把头扭到一边去。牛不喝水强捺头，何班长气恼之间言语一重，屎蛋子就走人。黑牛皮鞋踩在地上咔咔响，看上去完全是一副翅膀早就长硬了的样儿。



“噫，罢了罢了，亏他的先人去！”

何班长气出三股，也是干急无奈何，每每想到祖宗传下来的神戏眼看就要完结在他的手里，心里就如同结了个冰砣子。自从屎蛋子在蚂蚱镇上闹闹嚷嚷地放开了录相，何班长就不仅是忧愁，甚至是愤怒了。

从四村八庄赶到蚂蚱镇上看屎蛋子的录相的山客们越来越多，可见那玩意儿也自有撩人的地方。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赶集一般往镇上涌，差不多比得上赶何家班的神戏的那股红火劲头儿了！看罢“西洋景”的人回到庄子里来还美滋滋地说：嘿呀，快去看呀！好看得很！看人家外国人的那个活法，神仙一样的……

有一天，何班长心里憋闷，去蚂蚱镇上赶集散心。正好赶上了许乡长的儿子结婚，大摆宴席，十分喜庆热闹。许乡长在镇街上碰上了何班长，就叫人硬拉了他到喜宴上去吃酒。黄土大山里谁人不知神戏家何班长的大名？虽然无官无职，却也算得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但许乡长拽他到婚宴上吃酒还有另一层意思：许乡长的二闺女翠莲不是正和屎蛋子热火着么？何班长自然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喜酒不但是去吃了，并且吃到了几分醉意才离席。

那时辰，门前的场院里已经是人挤人的热闹了。一问，才知是屎蛋子免费放映录相为许乡长贺喜哩！

活动在那电视屏幕上的全都是金发碧眼的洋男人和洋女人，还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豪华舞厅、酒吧咖啡馆、泳池、皇宫般的别墅、流线型小轿车……这些都是山里人做梦都梦不出来的。看录相的山客们挤成一疙瘩，一个个把两眼呆呆茫茫地瞪大，嘴巴也傻傻呵呵地张开，“噢唷”声连着“啧啧”声，恍而惚之以为是在一个神仙的梦中……三番五次地有洋男人和洋女人拥抱接吻的场面。每到这时，山客们就发出一片打嗝放屁咽唾沫的声响。姑娘媳妇

们你捣我一捶，我拧你一把，羞看又想看，只好用叽叽呱呱的打闹做掩饰。后生家起哄得最是张狂，只要看洋男人和洋女人的嘴儿对接过来，便是“噉——”的一声热辣辣的哄喊，并且故意朝姑娘媳妇们的堆里做解说：

“噢唷，又啃了一嘴！”

“噢唷，连舌头都入到嘴里了哇！”

“日他的，看来看去也没看出来是两口子。”

“嫖风哩！”

诸如此类的“解说词”总要引得一阵哄然大笑……

何班长立人在人缝里只扫描了几眼，已是满面烧热，浑身发冷，黑蒙蒙的夜空大变了红绿的颜色。若不是人群如铁桶似地箍着，他真要扳肩踩头扑将上去，把那狗屁的录相砸个稀巴烂，当着众人的面，照准儿子脸上狠狠扇一个饼！

何班长的心死了。他这才明确地晓得他的悲哀和绝望不止是在于失去了一个神戏家的儿子，还在于多了一个神戏家的对头！

“祖宗啊，能用洋女人的大腿敬神么！这世界变成个啥了……”

何班长醉意朦胧，离了镇上，颠颠扑扑往双碌碡走。其时，黄土的山头上正冷冷地拓出一钩残月，这残月在他眼里是既古老又孤独的一个符号。

他一路踉跄地回到双碌碡，先没进庄子，却踩着窸窣窸窣的荒草去了何家的老坟。何家班几代神戏家的尸骨就在那老坟地里葬着。那一座座默默拱起的“土馒头”底下，那温热香馨而又富有神秘气息的黄土里，祖先们的骸骨怕是早已朽化作蝼蛄的土壤了。然而，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尤其是高悬着一钩残月的夜里，总会听到恍惚有各种的乐器合着跳跃优美的锣鼓点子奏出一支支热烈回

旋的曲牌来，和畅惠风般在黄土大山的千孔万窍之间飘荡不去。有车马声、铃鼓声、喧哗声，仿佛还有万千的精灵在灯火通明的美幻里畅神地舞蹈和吟唱。你只要轻轻咳嗽一声，那万千精灵顷刻之间就会从古老而深厚的黄土层幔之下一涌而出，缭乱地布满眼前的这个世界……

在何家的老坟地里，何班长将满肚子的苦酒化作了苍狼一般衰老的干嚎：

“……黄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哇，我实实是愧对你们……我不孝哇，我连儿子都没管教好。我的罪孽深重得很，何家班的神戏就要断在我手里了哇……不是我无能，我把千般的工夫都费了，千般的言语都说了，可就偏偏地点不亮屎蛋子一盏灯。可不是我点不亮，是他这忤逆的畜生心里原本就没灯哇……”

何班长干嚎了一阵，眼窝里枯枯的，一滴泪也流不出来，只滚缠了一身的黄土。他石头般倚坐在那里，不思不想，陷入了饮鸩般的眩晕和迷瞪，竟至有睡意袭上来。也就在那个时候，他隐隐约约而又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一个鲜活的声音。那声音不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象从高悬中天的那钩残月里飘下来的。听得真真切切是《两狼山》里杨七郎搬兵和潘仁美的一段对白：

——元帅，我父兵马被贼困在两狼山，末将前来搬兵，元帅快做定夺！

——可有金皮将令么？

——来时走得催快，未曾带上。

——无有金皮将令，分明是临阵脱逃。来呀！绑了！押上杀场！吊上高杆！乱箭穿身！放出催魂炮，与儿把仇报！

——啊呀！冤枉……

何班长狐狐疑疑从地上爬起来，脚底下做游仙状，去寻那声

音。缺月之下，无尽起伏的黄土大山犹如筑起一道矢堞。空山里的清风犹如水波似的推动着他前去……哦？那山野草莽之中立着的是何人？腰系一根绳，破裤腿里露出一双赤脚来且跳且蹿、且说且转，才念罢《两狼山》的对白，又大声唱起了《雁塔寺祭灵》的段儿：

我想起前朝事暗自思量，
尧让位舜登基天遂人愿。
殷纣王宠妲姬朝纲大乱，
周武王伐无道百姓安康。
七雄出世战国五霸争强，
秦始皇德一统王戟为将，
行天道才降下汉世刘邦。

……

何班长听得一时神迷，不知是酒醉酒醒，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心里暗暗叫道：“八抬你个野种！八抬你个驴日的！”

那月下的精灵已入了无人之境，自顾了高唱低吟、扮神弄鬼、张牙舞爪、百无禁忌，完全舒展放松到了极致。念唱之中，虽然断不了有几分初入艺海的糙砺稚嫩，也全然淹没在一片至虔至诚的本真里了。待到何班长禁不住脱口喊了一声：“唱得精神哇！”那月下的精灵才苏醒地怔定在山洼里……

“八抬？才是你个驴日的么？”

那精灵仿佛受了何班长的惊吓，忽地跳开几步去，做出要逃蹿的样子……

“站住……八抬！你……给我回来！”

何班长急声呼喝，八抬才站住了。何班长三两步走过去，看见八抬的两只黄狼子似的眼睛里闪烁着石决明一般的银灰泛蓝的幽

幽光泽，脑门子上汗珠成串，山风吹过，腿上开口的破单裤便如两面旗子似的摆动。八抬吸了一吸鼻子，又低下头去将腰里的一根疙瘩麻绳往紧里杀了杀……

何班长满眼月光、满口酒气：“八抬……你这驴日的才在这搭等着我哩？噫，好得很，走走走……随我走哇！”

“噢呀……”

八抬起始有些疑惑，继而却欢快地应了个脆声儿。见何班长醉人醉影，耽怕他跌绊着，便赶紧地搀了。何班长满把结实地攥住了八抬的一只骨络尖锐的手爪，生怕他会突然跑失似的。八抬叫他捏疼了，“哎哟”地叫出声。

“我把你捏疼了么？八抬……你好好跟上我走，今晚夕，我要给你好好吐一吐沬在我肚子里的话。碱水盐水卤卤水，往烂里烂里腌我的心哩！噫噫，八抬！你这驴日的……”

13

八抬吃劲地搀着何班长哐啷地掩开窑门时，正在地上游戏的一窝耗子便嗤溜地钻进洞里去了。

“灯，灯……”

八抬将何班长扶到炕上，从腰里摸出一根火柴又摸出一只压扁了的火柴皮，嗤地一划，准确地点亮了炕墙上的灯盏。

一寒窑、一破瓮、一土炕、一光席。

“冷啊，八抬，你快快把火盆端上来架起炭火烤一烤，生得旺旺的，旺旺的……”

八抬大为迷惑：眼下才是入秋的天气，完全不是架火盆的季节哩！尽管如此，他还是听话地照办了。从窑角里吭哧吭哧搬出一

只铁火盆来放到炕当央，又跑到灶火间去寻着抓捏了几疙瘩陈年的木炭架在火盆里，引着。那如喙的尖嘴在吹火的时候显得更尖。

“拿……拿酒来，八抬！”

八抬眨了眨眼，又从破桌柜里找出半壶酒来，想了想说：“冷酒喝不得，要温一温才好。”

八抬吹火温酒。何班长拿了烟袋在手里，不急着火点烟，却只是凑在灯下嘿嘿嘿地望着那烟荷包儿笑。一灯如豆，灯苗儿很有意思。

“八抬你看这……这烟荷包绣得精巧不精巧！这不是手巧的人绣出来的，这是心巧的人绣出来的。你来看这朵儿牡丹，你看这将开未开的好一朵儿牡丹哇！”

八抬诡谲地笑了一笑。

“八抬你驴日的，你笑是啥意思？这女人你也见过？她嫁了麻家寨纸火店的麻五了，脸上有十几颗黑麻子的麻五……”

“你没娶她。”

“我不能娶她，我……不配娶她。”

“你是说纸火店的麻五倒配？”

“没人能配上她……为她那样的女人，死一回都值得哇！八抬，你看看外头，是不是刮风下雨哩？还是我的耳朵听岔了？”

“一丝丝风也没有，亮瓦瓦的个月亮。”

“嗯……我跟她说过，我和神戏是上辈子就立下契约的……屎蛋子的妈当初就怨我是只飞野了的鸟儿，飞来飞去就是不落窝。她其实说的对对的！我飞来飞去的时节，身上才有精神，一落窝就象害病的人一样样了……我命里就没落窝的福气。谁叫咱是个神戏家哩！八抬哇八抬，你说我可图个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图个啥，我说不清。你能说清么？你能说清那天上的月亮图个啥、



这山野的清风又图个啥？噫，人活一世，草木一春，自家常常说不清自家图个啥……图财的、图官的、图房子图地的，图到头，黄土盖脸，落下啥了？身下还不只落下七大麻钱么？你跟歪嘴子学过几天阴阳，你知道这‘七大麻钱’是啥意思——入土的时节，在死人的身子底下依照北斗七星的星位摆放七个麻钱儿——就这么的一回事哇！你说人活一世图个啥？我们老祖宗在戏箱子上写贴着两句话，一句是‘苦海舟船’，一句是‘红尘菩提’。人生来必得经九九八十一难，这是命里的劫数。人啊，人这个东西怪起来怪得很，真的是非在一根绳子上吊死不可的，吊死了才觉着舒服了。何家的神戏就把何家的人一根绳子上吊死哩……远的不说，民国的十八年，我的爹背了个戏箱子逃荒，人都快饿死了，戏箱子也不丢。和他老人家一路逃荒的双碌碡人不止十来个，都劝他快快丢了那戏箱子，逃命要紧。我爹他就是死活不丢，死也要背着。结果你知咋的？那十来个空手儿逃荒的人，一个连一个都饿死在半路上了，我的爹背着个戏箱子反倒逃了一条命出去……八抬你能说清这里头究竟是神鬼的安排还是人的力气？你说？”

“神鬼。”八抬说得肯定，一脸神秘。

“对对的！”何班长重重地一拍大腿，“八抬你来你这狗日的，我今晚夕要叫你好好开一开眼界……来，你把我腰里的钥匙串串摘下来，我要开开戏箱子叫你看一看！你不要把眼睛瞪成个包子！你先到外头瞭哨瞭哨去，看有鬼头鬼脸的人路过没有？看树上有乌鸦叫没有？”

“……”没鬼头鬼脸的人，也没乌鸦。”

“那就好得很。你来把灯盏儿款款地端过来，再把香案上的戏箱子一只一只小心地抱过来。”

何班长先端起八抬在火上温好的酒咕噜咕噜喝了两口润了润

嗓子，才抖抖索索地欠起身子去开戏箱上的锁。八抬用脚尖从地下勾起一只光滑的矮板凳，恰到好处地塞到何班长的屁股底下——做这套动作的同时，一双放电的黄狼子眼睛一直都盯着何班长手里的钥匙和那戏箱子上的铜锁。锁簧儿吧哒一弹，在八抬心里炸了一声雷。箱盖揭开的那一瞬间，八抬觉着从箱里蓦然腾起了一片云气……

“八抬你甬尖着嗓子叫唤出公鸡的声音，小心你的叫唤岔了神灵哇！来，你看这……这是何人？”

“关老爷关云长。”

“这又是何人哇？”

“张飞张翼德。”

“这位哩？”

“刘皇叔刘备刘玄德！”

“八抬你狗日的，你才啥都知道……还有这，这是朱元璋，这是瓦岗寨的窦尔敦、秦琼还有程咬金……我要把他们一马地全请出来。你狗日不要气喘，小心你手上的毛刺！这些人儿可是娇气得很……你把灯盏儿移近些，灯捻子拨弄拨弄……好，行了行了，你这狗日手脚就是麻利。你来，把这些宝贝往四壁里摆放去，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哪儿摆得下就往哪儿摆，炕上摆去！墙上挂去！香案上立去！”

“噢呀！噢呀！”

八抬光赤两脚满窑里来回跑动，上窜下跳如一只狐子。眨眼间，炕上摆满了，墙上挂满了，香案上立满了，最后连窗户上和窑门背后的门闩上也都挂满了，何班长还在不断地从戏箱子里往出拿……

“唔呀呀呀……我的天爷！我的地爷！”



八抬感到了拥挤的兴奋和极乐的眩晕。见满窑里云气翻飞，隐约听得轰轰然有了雷电的闪击。如豆的灯苗豁然明亮了十倍，将数不清的精灵的影子投射在炕墙上、窑壁上、香案上、门窗上，乃至土窑的穹顶上，活动喧哗出一片仙界的欢乐和神秘。有了无数的鼻息声、咳嗽声、说笑声、打骂声、吼喊声……滚成一个团儿，越滚越大几乎要冲出门窗，扩散到整个黄土大山里去了！小小的土窑里再也盛不下，就要被这些从魔箱里呼唤出来的精灵挤塌了！

八抬大敛声气，一时噤若寒蝉，生怕细微的呼吸声会惊破这在梦里都梦不着的神灵气象。何班长端着酒壶在窑里来回闪晃颠扑，却不要八抬搀扶。两只神戏家的大手忽而这里一勾那里一挑，这个精灵和那个精灵就象被搔着了痒处似的动弹起来，同何班长用语言之外的语言交谈。何班长被升得通红的火盆烤炙得满头满胸是汗，苍果般的老脸上冒出一层炒黑芝麻似的油光。

“哈哈！请出来了，都请出来了！你……杨老将……你余太君……你各杨排风……你个老焦赞还有你老孟良……啊唷我的黑包爷！快叫那王朝马汉把你的虎头铜铡扛上来哇……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听命！还有你个老黄盖真是老可怜，周公瑾的苦肉计把你老汉的屁股可打成个麻串串哇……”

八抬眼里有杏黄色和钴蓝色的火光交替闪射，尖嘴儿翕开处，露出齿间的红舌头尖儿宛如一枚经霜的酸枣儿。他象只乖顺的狗，摇着尾巴跟在何班长后面，听见何班长身子瑟索抖动的声音就象风中树叶抖动的声音一样叫人感动。嗅见何班长的眼窝里有烈酒的辛辣而又醇美的芬芳流转出来，何班长的话语声湿润得犹如夏日井台上的滑溜的石头。

何班长忽然站住了，拍打脑门：

“噫？少了一个谁？啊呀呀！天爷我的神神，咋把你可忘不

了！八抬你来我给你看一个最是宝贝的宝贝哇！”

何班长由八抬搀扶着，踩着只板凳揭开山墙上挂着的楚庄王的绣像——那背后有一个壁龛。何班长从那壁龛里端下来一只木匣子。

“八抬，你不要看这，你且转过脸去，你看那墙上就行了。不过你得先闭住眼睛，我说睁开你再睁开……哎嗨！美人来也——”

八抬再睁开眼时，惊异地见着一绝色的美人半掩玉盘，馥了一股缥缈氤氲，从墙上飘飘而降。长长的飘带随风舒卷，满头璎珞鲜花，环佩灿灿。万般的娇羞尽在长袖半掩之处。绛唇一点，恰似将开未开的花骨朵儿，妙不可言。这美人柔如风柳，行如凌波，随了“奴家貂蝉是也！”一声婉转莺语，长袖飒然一甩，竟散开满窑奇香，如兰似麝……

八抬魂飞仙界，呆傻神迷，一时竟不能囫囵言语，只从腑脏里挤出一丝叹音，仿佛是水底游鱼吐泛在湖面上的一个气泡儿……

“痣！有颗痣！”

八抬突然惊异地指手划脚。他看得不岔，那美人的脸上有颗美痣，恰在眉眼之间！

酒力发作，何班长突然热烈火辣地大笑，笑出十二分的疯魔癫狂，得意忘形地喃喃：

“就是她……她就是她！我的憨儿呀！”

八抬身上窜过一股电，冷气和热气交合在脑顶正中的百合穴上。他猛然回身，扑腾地跪在了老人面前！

“你咋……？”

“你刚说我是你儿！”

“我……说了这话了？”

“说了！你说了！你真真地说了！”



“你是我的儿?”

“我前世里就是你的儿!”

“祖宗! ……”

光亮如豆的灯盏从何班长手里落在了地下……

14

何家班的神戏在意大利的首场演出便引起了轰动。光看各种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就知道了——“神奇的中国影子风靡! 风靡!”“中国绝技令人叹为观止!”“美焕绝伦的中国缪斯”……

从黄土大山里出去的何家班人马,一旦被抛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异国土地上,五官就忙碌得不够用了。那五光十色旋转不止日夜不息的城市景观使他们惊奇而眩惑,眼前的一切都那么陌生而又新奇,仿佛一点也不真实。神戏家何班长时有一种在半空中飘浮的奇异感觉,惯常的表情竟变得十分的迟钝呆滞,木讷得常常说不出一句囫囵的话。“噫,迷晕得很……”他时时对紧跟他身边寸步不离的八抬如此感叹,“脑瓜子一马的不中用了哩!”

然而,一旦登上戏台,何班长的两腿便生出根来,心里那悬空飘浮的感觉也一抹消失。一道雪白的“照子”隔开了两个世界,鹰鼻鹞眼的外国人统统消失,整个儿翻转的乾坤就缩小在他那两只手上了。黄土大山里的山客摇身一变,成了主宰一切的帝王和神灵。他一任性情所至,啜吸一壶黑醪的苦茶,操纵冥漠三千世界,说古论今,指天骂地。雷公、电母、风神、雨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龙车凤辇、五色麒麟,纵情驾驭;宫殿阊门、板桥茅店,随意开阖出入。指点生死祸福,安排悲欢离合。英雄骏马和香草美人共

在一春，祸国奸宄同昏庸暴君沆瀣一气。忠勇刚烈之士多怀不遇之叹，群小朋党之辈常随鸡犬升天。说不清的恩恩怨怨，道不明的亲亲仇仇，到头来，只化作一掬泪、一杯酒……

待到锣鼓收歇、掌声乍起，兴奋得满面虾红的外国人涌上前来，何班长却又变得十二分呆钝木讷了，又有了悬空飘浮的感觉。扑鼻孔的法国香水味道熏得他头昏脑胀，使他回忆起那种旱烟叶子味、臭汗味、炕土味，乃至含着青草气的屁味儿的亲切。而那许多冲他而来的高高低低闪闪眨眨的照相机，又使他奇怪地联想起饿肚子那年，涌聚在公社食堂窗口的无数豁牙儿粗釉皮大海碗……

何班长得感谢张大屁股——要不是他和那些外国人周旋，何班长肯定会被那些热情蓬勃的老外生吃了不可！往往有如此的情形：当张大屁股眉飞色舞地向外国人大讲特讲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之奇葩如何如何时，窝在一旁的何班长却昏昏欲睡。当外国人直接同他谈话时，不管问什么问题，何班长的回答一概地只有那三个字：

“耍耍子……耍耍子……”

何班长只对一位外国人是例外——此人便是在兰州城里见过面并且还友好地抽了抽何班长的旱烟的罗伯特先生。二人在意大利重逢时，罗伯特先生已完全拿何班长当一位老朋友看待了。这位被何班长他们记成“萝卜头儿”的外国人，十来年前曾在中国住过大使馆，对中国文化的酷爱程度的确不一般。他对何家班的神戏也真个的迷恋，不但在兰州城里观看了，在意大利的还看，场场不落。不但看，还在肩膀上扛了一个机子扫过来瞄过去地照个没完没了。每场演出一完，他都要跑到台上去拍打着何班长的手和肩膀说：“密司脱何！了不起！非常了不起！”他不但用肩膀上



扛着的机子拍照，还用照像机一闪一闪地拍下一个个影戏人儿。特别是对那美女貂蝉，“萝卜头儿”更是爱不释手，感叹得啧啧连声：“密司脱何！我太喜欢太喜欢这个美人儿啦！再让我好好看一看，行吗？嘤！美极啦！嘤！缪斯……中国的缪斯！”

何班长不懂缪斯是什么意思，但内心里还是禁不住为“萝卜头儿”先生由衷的热诚感动。

有一天，记得是临回国的前一天，“萝卜头儿”先生特意邀请何班长到他家里作客。何班长不好谢绝，就带着八抬去了。

“萝卜头儿”先生住的是带花园的洋房。住惯了双碌碌的窑洞的何班长在这儿坐站不是，十分的硌生。倒是八抬时时替他说句刚学会的“三克油”，机灵地招呼他坐站。“萝卜头儿”先生热情地带他们参观了他的私人收藏。在何班长看来，那是许许多多古古怪怪的东西：有的半人半兽，有的似驴非马，有的镶金镶银，有的土头土脑残缺不全，有的精微细致，有的浑沌莫辨……“萝卜头儿”兴致勃勃地用中国话挨个儿介绍说，这个是哪国的宝货，那个是啥啥啥的文化。何班长只是眼花缭乱地看稀罕，全然不知其所云。等看到其中一些来自中国民间的收藏品时，何班长和八抬都忍不住笑了：那算是什么宝贝哇！不过是些女子们佩戴的香包儿、老婆婆们绞的红窗花、避邪的蛇蝎五毒护身符，还有给满月的碎娃娃做耍耍子的老虎枕头啥的，在“萝卜头儿”这里居然成了宝贝，还要用玻璃镜框镶住，用玻璃罩子罩住！噫，何班长心里说：你啥时再到中国去，我随便给你拾掇一胶皮车！

“萝卜头儿”和他们在花园里共进的晚餐。喝的一种象甜水儿一般的酒。何班长吃得仍很拘谨，嘴动得不多，头点得不少，只巴望早早起驾回宫。但“萝卜头儿”又说：“密司脱何，我还有一件了不起的宝贝呢！”餐后，“萝卜头儿”带着一脸神秘的微笑，把何班长

和八抬请入一间四壁挂画的会客室，让他们在沙发上坐好。沙发对面摆着一台看着有桌面大的电视机。“萝卜头儿”在电视机跟前鼓捣了一阵，便关了屋里的大吊灯，何班长和八抬就泥坐在一片蒙黑里了。“请注意看。”“萝卜头儿”先生在哪里咔哒地按了两下，说话间，那大电视的屏幕上就映出了彩色的图像，同时喧响起“急急风”“九锤半”“走马锣鼓”，奏起了《将军令》……

天爷！这是什么？

——啊，末将吕布是也！

——啊，奴家貂蝉是也！

天爷！这是在哪里？在外国？还是在双碌碡、蚂蚱镇、圪塆里？这是哪家父子班的神戏？主戏的“前手”是谁？是谁在那雪白的纱幕后驱使鬼神呼风唤雨？你看那英雄吕布挥舞方天画戟的气派！你听那神风马的嘶啸和急欲腾空飞蹿的不安的蹄声！你看那飘飘欲仙的美人从天而降如芙蓉临风，那婉转的莺语含了百媚千娇，教春风无力。这不是在做梦吧！是梦又不是梦，你看那王司徒不是把真真切切的一顶八宝紫金冠送给吕温侯了么！你看那小宴连大宴的连环计，你看那凤仪亭里的故事！我的神神！这是哪个驴日的演的这么美的神戏！这是哪个驴日的雕刻的这么活灵如生的七彩影人儿！噢唷唷，你看这吓杀百花的俊气！你看这翻云变雨的奇绝！你看这马上马下跌打厮杀的气势！把整个儿一个风云雷雨的乾坤全浮到眼底了哇，好个驴日的！

“密司脱何，好好看一看吧，这就是你自己表演的中国影子，真是一个奇迹……”

谁的？我的？我表演的？我还能表演出这样的神戏？我的天爷啊……

“痣，那颗痣！”何班长旁边的八抬尖嘴儿叫唤，在沙发上得意